

左右曰自今已後勿禁對非諸人聞已恣情造過太子每於國事嚴加檢察王經七日尋自出宮問增養曰我之亡後牛護太子能紹位不增養曰彼能紹繼然於斯私者縱其造惡王問何故增養以事具答王作是念牛護太子爲當於他女人情無妬忌爲當於己妻室亦無妬耶我且試驗時有北方健陀羅客寄住城中王聞有智告曰汝可與彼牛護大妃共行非法彼聞即便以手掩耳若作此非我無活路王曰王事須然此無有過若不作者便成違勅答言大王必須然者此難倉卒要須漸次方可得爲王曰隨汝所須次第當

日彼即與我母字是同我今看彼與母無異即少取其價多與香物婢至家已其母問曰有何因緣先將此直得物全少今乃極多彼以上事具答其母母言太善彼即我子如是再三見其物多遂遙歡喜後時店主報其婢曰汝可白母我欲參見婢便白母母曰住來婢還報已遂乃多持香物行造彼家亦既相見抱母而哭母曰汝何意哭答曰阿母顏狀一同我母情生悲感由是哭泣母曰我是汝母便無勞泣遂令彼此愛念情深其牛護妻在傍而立母曰余來此是汝兄可執其足慇懃致敬女隨言作遂問母曰此女何名答其

礼三
二

作答言大王先近彼宅造大酒店舍王當給我貨物之直作斯方便望漸相親王即依言給其錢物彼即造店收諸貨物廣列芳筵時太子妃母有一婢使遂來店處買諸香藥時健陀羅問其婢曰少女汝爲誰買答曰是牛護妻母令我來買問曰彼母何名報言字某答

極困母曰當問醫人隨病設藥答曰阿母斯非藥療我緣此病必定命終母曰汝勿憂愁作何方便能令病愈答曰有療病藥然得之無由母曰但使有者我皆爲辦答言阿母我若得與牛護大妃歡愛通者病可得差母聞大怒曰汝貧寒物欲得王妃何不命斷彼即振衣捨之而去是時店主復行詭詐便作契書我身死後宅及財物悉皆與彼太子妃母遂將書與母母讀書已忿怒即除便作是念我懷瞋色棄背而來彼更於我倍生殷重情義無歇難得其類我緣此事爲問女看勿使因斯致傾身命即便喚女爲說店主久故恩情彼是汝叔遇病嬰纏不暫看問答言阿母豈無醫人爲其療疾母曰彼病難治或當致死我聞彼說若得長媳共爲歡愛者此病可除女便怒曰此貧寒人欲得王妃共行非者何不即日以取命終母曰貴賤無定汝今頗知大公根本是誰所生答言不知母曰從繖

所生今得爲王有大兵衆汝之夫主是長者婦生當亦爲王汝可共彼而爲歡愛若有子者當得爲王此亦何損由母勸故彼遂許通母便遣信報健陀羅曰見汝慇懃女已相許汝自知時可來相就是時店主聞已報王事將成辦暫令牛護出彼宅中王作是念我亡之後牛護爲王牛護有子當紹帝業若健陀羅共妃生子此若爲王絕我宗嗣可與其藥令不生子即便與藥告健陀羅曰汝共彼女行非法時先服此藥王報牛護曰汝且少時勿還宅內有別籌度彼便不去健陀羅服藥與女交通一處而睡王作是念彼應事畢報言牛護汝可還家既至舍已見健陀羅與妃一處垂臂而睡

太子即舉其手并將衣覆彼二通宵共寢乃至天明遂作是念無人見不即便還店既至明日王語太子我夜夢見汝婦與外人私通答言大王夢見我眼親觀王曰汝如何見彼

即具說王曰汝於女處無妬心耶答曰我無
王曰此有何因答言大王暫聽我從生來知
宿命事我憶往昔爲商主婦其夫持貨與易
他方我報夫曰願欲隨行夫曰誰當與汝共
相給侍由斯辛苦不可相隨婦便啼泣餘人
見已告商主曰仁婦啼泣欲得相隨商主具

報難事餘人告曰但令將去我爲供給遂即
將去於險路中有五百群賊來破商營遂殺
商主時五百賊共婦行非時諸賊旅更破商
營得一少女皆生愛著時婦見已起嫉妬心
此女共我爭夫主耶便即令人擲空井中因
斯命斷大王往時婦者即我身是我念往昔
共五百賊行其姪欲尚無足心何況一男而
有足日我憶是事不復於女生嫉妬情以此
觀知世間愚人多將女婦置於宮內共爲衛
護理合男子防諸女人豈容女人防守男子
王曰誠如汝說能斷妬心世間難事雖有此
理我未能行

札三

余時嘔逝尼城有一獵師其妻端正情極愛
重欲去畋遊作如是念我若留妻往山林者
恐與他人作諸非法我若不去既無別業糊
口交無宜可攜將共行林野即便共去同居
草菴爲畋獵事殺諸禽獸賣以充糧後於異
時猛光王因獵而出其馬驚馳至獵人處獵
人記識遙唱善來王便下乘息一樹陰獵人
自念我今豈得以舊宿肉奉灌頂大王宜取
新者以相供侍即持弓箭行湊荒林時王周
盼見其少婦儀容可愛起染著心欲憐既纏
共行非法是時獵者獲得新肉持以歸來見
婦共王作不軌事因生忿怒作如是念此王
違法今可殺除復念寧容爲小婦女而害大
王時有師子忽然而至殺其獵師欲命終時
便於王處起慈悲心遂得託生四大王天王
見夫死作如是念此之少女我與交通無宜
輕棄即便安慰置在傍邊時王大臣周旋顧
覓共至王所問言此是誰女王曰是我境中

此何足問宜可將去置於後宮王罷旋遊還至城闕然王宮內多有宮人王作是念此捕獵人將一小婦獨住林野尚不護得況我而能守多宮女即便搖鈴吹角鳴鼓普告城邑諸人當知若有舊住或復新來咸應聽語我今宮中所有內人悉皆放捨隨其所樂任意

礼三

五

縱橫與外人交通不以爲過又告內人曰我今放汝夜出宮外隨意歡遊鼓聲纏動即時還入若有違者當斷汝命但是女人皆樂男子況復王宮鎮被幽繫時諸宮女皆夜出外以求男子隨其所樂在處遊行唯有安樂夫人牛護之母及星光妃爲護王情不出於外王告安樂曰汝可出外別覓丈夫答曰我實不能捨王出外別覓餘人時王復告星光妃曰汝何不去求外丈夫然彼年少容華情色難忍於他男子常有愛心雖在宮中情希出外聞王數告默受其言即便夜向市中見賣香男子顏容端正告曰汝可共我爲相愛事

報言暫爲持燈待我計算費用之數方可隨情時彼男子取受既多卒難周悉通宵計算乃至天明既動鼓聲無遑更住星光棄燈在地便欲出門男子曰且可須臾共爲歡愛答曰無容更住王有教令鼓聲亦動不入宮者當斬其頭我無二頭寧容久住遂別而去王見問曰星光汝共外人爲歡戲不答言無暇王曰何意彼便次第具說向王王時默然王重宣令如前告知皆放宮人夜中任意與外交通其響遠聞流遍餘處

時懦闇毗國出光王聞猛光王有斯教令皆放宮內夜出私行便問大臣瑜健那曰我聞猛光王放諸宮人任行私好我欲暫往共被交歡答言彼猛光王於大王處常懷不忍事若怨家聞王自來定爲非義答曰丈夫爲事好惡須臾汝宜住此我且他行答曰大王意正誰敢相留幸願前途好爲謹慎時出光王極愛女色違大臣諫便往墮逝尼城遂於夜

中見星光女問知是已復觀儀容挺特舉世無雙報言刹帝利種美女星光可來與我共爲歡戲答言隨意可敷氈席王曰汝可敷之時彼二人各懷高慢不敷卧褥已徹天明鼓聲旣動女便欲去王曰且住可共交歡答曰王有教令鼓聲亦發不入宮者當斷其命我

札三

今無暇更得久停星光遂即於王指上脫取金環手持而去其出光王亦歸本邑王問星光曰汝得男子共交歡不答言不得問其何故彼即次第具說因緣并出指環此是彼物我脫將來王讀印已告增養曰其出光王將大軍衆來入城內無人警覺與我宮人密求

六

取水速可歸來王待澡漱時守衛人謂是婢使遂不禁止既至池邊棄墳而走增養入城覓王不得但見瑜健那即將見王祇由此人令出光王走時瑜健那前白王曰我比蒙王身命存活今令走出正是其宜此諸臣等受王封祿縱其走去豈成道理王乃大責增養

札三

七

歡愛聲得於彼爲放捨耶答言大王此迴竊至我不豫知如若重來必不相放時出光王還已聞知遂告大臣瑜健那如前所說大臣諫曰王前竊去彼不覺知遂令安隱得歸本邑今時彼王極爲防衛若重去者必不平安不去爲勝臣雖苦諫王不受語王

曰何有敵國害王來此行私君等公然令其走去若餘方便獲得者善若不得者當受極刑聞已驚惶思求方便是時南方有機巧師新來至此增養問曰汝有智力能作如是如是機閑物不答言我且學作望有功成是時增養遂藏王家筭山大象遍告城邑筭山大

象走出外處莫知所在遠近悉皆聞斯響已報工人曰應以木作簷山象形彼即隨言作機閑象於此象中安五十人象糞及水多貯象內告言汝等宜動機閑可令此象往橋門毗不遠而住王若四兵共來看者象可迴還若獨來者即捉其王置於象內急走歸國工人聞教並依言作遂令大象至橋門毗不遠而住是時牧牛羊人及諸雜役者見象奇絕咸共觀望有說此象從山林來復云此是猛光王所失大象遠來至此有來白王說其所以比聞猛光王有算山大象世所超絕由王福力自來至此遠近都會有千億人皆來瞻

衆退唯王獨行并將妙響琵琶自隨而進其象內人見王獨來即便住象王至象所諸人便出捉王入象遂動機閑猶如疾風還歸本國時出光王既被收捉有大兵衆俱發大聲王被賊捉王被賊捉遂多加兵趨至國界大臣告曰旣至他境無宜更入並可還歸主旣被將別思方便時出光王被他所執至呴逝尼城增養大臣將出光王至猛光王所白言大王此是出光王王見欣喜椎錘鳴鼓人衆雲奔巨億百千衢路闢噎王勑增養曰可依國法棄彼出光臣曰此出光王於調象法善知其妙王若殺者此法隨滅且復令人就其

礼三

八

視王聞是已極生大喜告瑜健那曰可即鳴鼓遍告皇都共整四兵多持羈索領諸人衆共出城闈看縛大象臣依王教次第皆爲麾從雲屯俱集均野時象內人見王兵至遂便却走大臣奏曰於縛象事王先善知作何誘引得今相近王曰四兵且退我獨往看于時

受學解盡妙術除棄不難王曰若如是者卿可自學答曰此即便是受學大師如何當害既有斯事與世相違王曰誰堪就學答言王女天授稟性勤策明識通達人皆共知令彼就學當盡其妙王然其計即語女曰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被人善解調象文書以幔

隔障汝可就學我當於汝後漸學習汝亦無宜見惡人面若其見者定死不疑即使隔慢就學其文時瑜健那在橋閃毗國作如是念我今宜應覓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也不存別求紹繼瑜健那妹名曰金鬘機巧多情倍勝兄智報言小妹汝今宜往溫尼

城問王消息如其命在作解縛緣必若身亡別與繼嗣聞已默然內思其事即便變服爲外道女形乞丐自資著故衣服漸漸行至溫尼城問守門人曰出光大王今命存不門人答曰彼王於汝有何怨惡答曰殺夫弟子財物收將門人曰王在未死現教王女調象

經書

如是展轉於王四門悉皆具問彼並同答遂作種種方便求及於人匿影藏形與出光王相見周旋四顧出細音聲問言大王今得存在彼亦驚惶周迴顧盼答言小妹今且未失復作餘緣親觀天授問言少女汝今就誰學

礼三

九

調象法答言阿母有一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我於彼邊隔慢而學答曰寧有丈夫具十八種惡相此是出光大王儀貌端正衆相具足世間希有誰復誑汝作此惡言若謂是虛褰帷目擊彼聞其說情喜內充遂即褰帷覩王顏狀心生愛染如猛風吹報言阿母實如所說頗有方便能令國王與我通不母曰我今告汝雖復遠求難逢此類況汝自愛正是其宜此是刹帝利王灌頂受位我爲方便令契汝心既遺言交即便歡合天授與王極相愛念于時金鬘速便遣信報其兄曰幸當安心勿爲遠慮王女天授從出光王學調象法兄

得信已便著五種屏處瓔珞上覆草衣自號春花佯作顛狀即便行詣溫尼城遂於街巷康莊之所或卧或起口出狂言而爲歌曰春時可遊戲 春時可爲樂 我即是春花共爲遊賞事

若有人識云此是瑜健那者即解金鬘密相

求及若不知者云是狂人不相齒錄所到之處若是王家或大臣舍皆得衣食以當朝飢漸復窺覲得至出光王處略申言議後時其女天授報出光王曰我父若知必爲重戮可預爲方便走出爲佳出光答曰若尔汝今可於王處作如是語我學調象且讀其文走策

驅馳未親目見願王與我賢善母象隨意乘騎看其去就與經文合不即以此議奏大王知王語掌象人曰賢善母象可與天授隨意乘騎或旦出中還或晡來昏去或初更後夜往返無恒或復宵歸或時晨至時瑜健那作逃走計背負象糞以出城門門人問曰春花用糞何爲答曰王家設會充歡喜圍人謂狂言不以爲意以草裹糞於橋門毗路挂在樹枝象屎塈盛負持而出門人見問答曰王家設會用作飲糞人皆共笑竟無採錄還於走路塈挂樹枝時出光王與其大臣及金髮天授並於某時某處期數不移時出光王遂與

札三

十

天授乘其母象到所期處大臣金髮及妙音琵琶一時俱發共生歡喜王即彈琵琶大臣唱歌曰

共乘賢善象 和彈妙音曲 天授與春花手舞同歸去 王自爲商主 得還橋門毗畢我忠臣願 長歌且爲樂

出光去後失其時節不入宮中猛光王報增養曰何故移時天授不入增養遂覓知其已走白王曰其出光王乘賢善象并將天授逃走出城王聞驚怒告曰汝可急乘簾山大象趨彼惡人將來見我即乘大象隨路而去大象奔馳相望欲及瑜健那即於樹枝取其象糞棄地而去大象遂艱不肯前行逡巡之間母象遂遠經多踰繕那復還趨及瑜健那取象屎塈擲之于地大象復艱更得前行至自邊墻情離憂怖其時增養作如是念此是他界宜可迴還或此大象亦被將去既不遂意失望而歸至本城已王問之曰有何消息答

曰已走至國無可追尋王便掌頰憂愁而住
余時出光王既還本國死而復有遂即請命
沙門婆羅門商人貴勝親族知識貧窶無依
遠近星奔皆至王所廣行檀捨爲大設會與
天授夫人隨意歡樂後於樓上共天授戲曰
我行誑術將得汝來夫人曰我父亦行誑術

札三

十一

囚禁王身僅得存命王曰我若不將汝父來
至橋闕毗國爲織師者我即不名爲出光王
也彼懷瞋忿默尔而住

時出光王語瑜健那曰卿頗能得解我憂耶
答曰欲何所作王曰當以長繩繫猛光頸牽
來至此令學織工答曰將賢善象天授隨來
安隱歸還豈非憂解如王所說我更思量未
知得不旣思策已報王得去遂便收取溫逝
尼城所須貨物覓好商主求妙美人瓊珞嚴
身皆令具足爲商主婦作是事已商旅便發
漸至溫逝尼城其猛光王聞大商旅來至我
城王自出觀收其稅直旣至營所問言商王

住在何處引人指撝王便到彼開門而入直
進中庭覩商主婦顏容挺特昔所未見莊嚴
美妙迥絕人間於此城中無與等者王起染
意報言賢首共我交歡女曰此是牀褥隨意
所須旣爲欲染嬰纏無所不作即便共卧共
作交通志意惛迷不記先後商主即便以衣

遍覆令四人舉牀大衆歌唱出溫逝尼城後
門而去因即長行時諸從者或復搖鈴而爲
歌曰

人間蚊子能食月 毘沙門王債主牽

大地及樹上虛空 嬌女能將猛光去

是時城中所有商人見此歡樂皆云商旅欲
發悉皆隨去城中人物皆悉不知王之去處
增養恤王隨處求覓彼諸商旅將猛光王漸
至橋闕毗國諸臣慶賀曰大王國位昌延所
願皆遂其猛光王將來至此王曰與著鎧甲
令學織工仍勿使人輒報天授後時王與天
授共在高樓隨意遊觀其猛光王因有少緣

出織師舍于時出光樓上遙見報天授曰汝

識彼人不王先聞額女細觀望遂便憶識流
淚交襟作如是念今此惡王躡頓我父到斯
苦處我若不殺此惡王者我更不名爲天授
也我雖行殺令彼不知王性利根知其懷恨
告大臣曰我於猛光已報怨訖卿宜爲彼洗

札三

十二

沐身體盛設香食廣作威儀送其還國彼依
王教次第悉爲放令歸故是時天授作如是
念我若即今爲殺方便彼有惡智便見猜疑
且復引時更待他日強爲言笑以送愁情天
授忽然著垢弊衣卧破牀上出光見已問言
何故答曰天神瞋我王曰夫人何乏有願不

酬答曰我先所許卒不可求王曰汝何所許
預生憂懼意所須者悉當爲辦答曰我父昔
日幽禁王時遂於天神情生啓告我若與王
安隱得達僑閃毗者我當共王七日七夜不
御飲食日既滿已將好花鬘從足指端纏至
于頸輿置城頭我即爲王設大施會命婆羅

門衆數滿千人盛興供養

大王今日多有內宮豈復於我能生憂念以
此籌量定死無惑王曰此即是汝爲我祈天
更不須憂悉皆爲作從是以後作殺方便即
於城下繫二狗兒日日常與美肉令食如是
長大乃至食肉與人身量等遂即與王要心

七日飲食俱斷天授於夜私自飽食王於七
日期心不食身體羸瘦不自支持既滿七日
天授遂喚諸結鬟人汝何龐線多作香鬘速
將來進勑瑜健那曰今日大王戒期已滿勑
可嚴飾城隍廣修施會設婆羅門一千餘衆
諸大臣輩各作驅馳不欲令知內宮密事

札三

十三

時瑜健那奉勑皆作掃拭街衢香水灑沃香
爐寶蓋無不普薰散諸雜花在處充滿甚可
愛樂如歡喜園處處皆有種種鼓樂音聲遍
合舞妓翩翩當此閑時天授遂即將王上城
即便推下既落城根二大俱食血肉皆盡白

骨殘餘時有鵝鳥鶴鷺野干之屬食肉禽獸
舐啄殘骸時大城中所有人衆驚惶震懾傳
云大王自立城上觀其設會墮落城隅因此
命終被大所食人衆聞已號叫囂聲拔髮推
胷喧滿城郭時諸苾芻咸皆四散或向餘處
或詣給孤園諸大臣等衆聚共議何爲大王

而自上城城下何因有犬來食諸臣僉議見
花鬘線方知定是天授預爲惡計殺我大王
既生忿怒即以紫礦作室令天授入中以火
焚燒受苦而卒故知怨讐相報未有休日時
諸苾芻咸起疑心請世尊曰大德其出光王
先作何業由彼業力生被犬食佛言諸苾芻
汝等苾芻乃往古昔於一都城有婆羅門大

臣依彼而住當時無佛有獨覺者出現於世
憐愍貧窮樂居靜處世間唯有此一福田有
一獨覺遊行人間遇至此城於一靜林依而
止宿至天曉已執持衣鉢入城乞食時彼大
臣將諸大等出城遊獵見此獨覺一無慳犯
有大臣相遂放犬令食諸苾芻於汝意云何
勿爲異念被大臣者豈異人乎今出光是於
無罪過聖人之所放犬令食以斯業力五百
生中常遭犬食而取命終汝等苾芻當知若
純黑業得純黑報若純白業得純白報若作
雜業當得雜報以是因緣應捨黑雜二業當

札三

十四

修白業汝等苾芻當如是學時憍慢毗國出
光王死墮逝尼猛光王無有怨讐安樂而住
曾於一時在高殿上與諸大臣作非法言論
問諸人曰何處城邑聚落之中有好姪女有
云大王得叉尸羅城王名圓勝於此城中有
一倡女顏容殊妙善六十四態於此人間大

地之內未有丈夫纔相見時不生耽染王纔聞說容顏智慧即生愛著報增養曰縱使遠求如斯女類卒難可得我今宜往共彼交歡答言大王彼圓勝王於長夜中是王怨隙彼即常在得叉尸羅王自往者彼若知時定爲非義答曰我今意正事不可違卿住於斯我

當行矣答言上命難違去時隨意然須謹慎時王即乘筆山大象行向彼城於其路中有石杵山安象此中身詣城內既至彼已便脫頸上勝妙珠瓔價直千万與彼婬女便共交通時溫逝尼城大臣人衆婆羅門等恆不見王莫知去處共相謂曰王非凡庶去必人知

又曰王旣豐足內宮更何所覓又曰我等宜應共問增養即便俱至問曰大王今者不知去處答曰君等何乃疾欲見王且復忍心不久得見問曰何時可見答曰滿十二年諸人皆忿報言仁今殺王欲擬自立能出如是不義之言若七日內見王者善若不見者當立

餘王斷汝形命增養聞已默然懷憂而住時牛護母國大夫見增養愁命而問曰卿今何故情事憂惶答曰夫人大婆羅門及諸臣等作如是語具告前事我今寧得情不憂耶夫人曰卿可以蜜和酥塗糠麥子盛以金盤持至上廄焉所當前而跪作如是語若有能得今日行到得叉尸羅城者可食金盤酥蜜糠麥馬雖聞告竟無一食是時有一瘦弱老馬別在一邊垂耳而住便至其所手捧金盤具如前說彼聞說已就盤盡食即以此事具告夫人夫人曰可去被鞍若見異狀卿不須怖宜可對前現雄猛勢有勇氣者物不能欺即便往彼舉鞍欲被馬遂奮迅變異形儀告言丈夫汝頗曾見如是馬耶彼便拔刀答言智馬藥叉汝頗曾見如是騎馬人乎答言不見報言智馬藥叉若能不變常則而行去者善若不去者當斬汝首血流于地答曰丈夫共立要期我當爲去勿更將我重至此間答

日隨意共去我不負心即乘其馬漸至得又

尸羅城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三十四

禮四

唐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攝頌在前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卷第二十三 禮三
詭詭委反上居下音宗嗣寺音跋遊田音糊口上音胡下音軌
俱水幽繁立反遼皇失染音瑜羊反于挺特上音

頃牧牛上音羅索上俱音犬反城闥因音扈從上音戶下音去聲
垧野熒反上俱音推鍾追反上直闡喧於結反上音田下音以慢
期欵管下苦鼻反逡巡旬反踰繕上七音于反挂卦音
邊疆董音貧窶其主反指撫爲反躡頓上音猜
疑才瓦舉七音余正要心逃上音城隍皇下音翻

山自駕其象象遂大吼去斯不遠有解相人聞象鳴聲作如是語我聽象鳴知其意趣日行百驛還至南海飲水充虛增養聞說遂即共王同乘其象隨路而去至一陶家有坏瓦器象便腳踏瓦師見憂增養曰有如此人依地而活王遂心疑作如是念增養此言見譏於我唯我一人依國地活斯言何義後當憶念默然而去復於行路見鵠鵠鳥當道生怨象脚踏碎鳥見悲鳴增養見已便作是語此不應作致有憂悲王復生念此言還是見譏

根本說一切有部雜事二十三

十六末

禮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雜事二十三